

浮光掠影

FU GUANG LUE YING

残雪永远神秘

有笔有书有肝胆

淡泊的歌者

“沛东年”里访沛东

在野作家王平



与徐俐聊天

◎ 彭国梁 著

新创作散文集(6)

浮光掠影

彭国梁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新创作散文集(6)

浮光掠影

杨里昂 彭国梁 主编 彭国梁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100号 邮编:830001)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沙金城印刷厂印刷

850×1092毫米 32开 35印张 800千字

1997年9月第1版 199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5371—2699—2/I·894

全套七册定价:56元 本册定价:8.00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瓜子·啤酒花	1
超哥	3
沙漠上艰难行走的骆驼	5
“观音老母”——左大玢印象	10
燃烧,燃烧,但不流泪	13
武松唱起才流行歌	18
永远那么憨诚的笑	21
夫妻双双把家还	25
残雪,执着于自己的天堂	28
漫道洛阳今纸贵,云烟挥洒个中情	34

谁没有惊呆呢？	40
残雪永远神秘	42
淡泊的歌者	45
剪不断的相思	51
龚萍，我站起来为你鼓掌	54
程宝林与尚仲敏	57
一泓清溪在眼前	60
将门千金登荧屏，程潜女饰程夫人	64
在星辉的斑斓里放歌	67
捕捉美的瞬间	75
沈丹萍女士之最	81
祝士彬侃戏	84
美哉，潇湘女	87
知己何必曾相逢	90
台湾诗友杨平和他的《空山灵雨》	92
难得那份淡泊与轻松	96
“在野作家”王平	99
痴情的蒲菰子	102
有笔有书有肝胆	105
“沛东年”里访沛东	108
宝庆汉子和他的“小街”	111
神秘残雪	114

星星,在故乡的空中闪耀	117
宋希濂先生魂归故里	123
朱惟精下海不为钱	126
与徐俐聊天	129
我为天鹅鼓掌	132
大陆武侠第一家:独孤残红	135
话说江堤	138
附录:“胡子专访”美名扬……	144
后 记	147

瓜子·啤酒花

——与古华一夕谈

古华是荣获过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四月下旬的一天，他突然来到了我们这个小镇——槲。他想在这里赶写点东西“还帐”。在家敲门声不绝，只得往乡下躲。这是名人的一种“高级烦恼”。

古华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大作家派头。他开始说话时给人的印象是不善言辞，说开了，便瀑布般不可收拾。晚上，我们在一起无拘无束地聊天，桌上摆着瓜子和啤酒。

话题便从瓜子开始。古华说：丰子恺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有三大博士——用筷子、吹纸煤头、剥瓜子。看起来，剥瓜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但一到了丰子恺的笔下就神乎其神了。我由剥瓜子，则想到读书和写作，不会剥瓜子的人，总是不能很顺利地将瓜仁剥出，这中间有一种诀窍。

要学会剥瓜子，就要掌握这种诀窍。我们读书，要把握住文中精髓，我们写作，要从纷繁的社会生活中提炼素材。这中间并非毫无规律可循，只是要掌握这种规律不象剥瓜子那么简单，它需要我们慢慢地去领悟。

喝啤酒。古华刚喝了几口。脸就红了。他捧着装啤酒的杯子说：我写小说都有一定的生活原型，但生活原型只不过是能够发酵的啤酒花。作家最大的本领就是善于从平凡凡、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中，去辨别哪些是能够发酵的啤酒花。有了啤酒花，就能够酿出啤酒来。不过，不同的酒厂酿出来的啤酒其味道总是不同的。我在写作中总是在追求一种历史的纵深感。我总希望酿出来的啤酒与其他酒厂的比起来，能有一种不同的味儿。

干！一人还没有喝完一瓶，古华就仿佛有些醉意了。他说：我认为创作的过程是一个糊涂——清醒——糊涂的过程。开始，我们被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所感动，觉得非写不可，可究竟写什么，心中不甚明了。这便是糊涂。写一篇小说总需要暗示给读者一些什么。比如《爬满青藤的木屋》，我就想告诉读者愚昧终究是会要被文明所战胜的。坐下来，慢慢思索，理出一条条线来，心中有了个数，这便是清醒。我不希望我的思想大于形象，因此，我不愿在作品中去讲那样多的道理，我要把清醒埋起来，让聪明的读者透过表面的糊涂去进行挖掘，这就是说，把清醒留给读者。这就是我所谓的创作过程：糊涂——清醒——糊涂。

古华侃侃地谈着。夜渐渐深了。俗话说酒醉心里明，真是一点也不假。

1985.6.16

“超 哥”

不管怎么打扮，章资超，我们叫他“超哥”，总是这么一副憨憨的农民模样。爱笑，笑得象菟根火一样呼呼地燃烧；健谈，谈起来总是收不住网。前不久，湖南电视台播放了他创作的现代小戏《满牛皮诊鸡》（该剧获一九八五年湖南省业余小戏创作一等奖），当时，他激动得买了好几瓶啤酒，恨不得把荧光屏上的“满牛皮”也拖下来一同品尝。

我熟悉超哥，就象超哥熟悉《满》剧中的“满牛皮”。

不宽不窄的乡间小道。超哥骑着单车在颠簸，想起了戏剧或小说中某一个有趣的细节，哎哟！撞在一棵歪脖子树上。摸摸脑壳，笑笑，无可奈何。这对超哥来说，是常有的事。

超哥现为长沙县春华乡的文化站辅导员。二十年来，他兼任过五年生产队长，九年大队干部。他偶尔也在哈哈

之后发点牢骚,但更多的是甩开牢骚打着哈哈工作,还时常挤在忙乱的间隙想些人们关心或不关心的事,如原来的一些靠吹牛皮过日子的人,在新的形势下该怎么办?“满牛皮”选择了学兽医。再不然,一有空,他就得马不停蹄往家赶了。家里也有一出“戏”等着他去布置。

超哥的家,几间小小的砖瓦房。

栏里,老是有三五只猪吃饱了呼噜呼噜睡,睡足了哼哼唧唧叫;五六亩责任田,要扶犁掌耙,种谷撒秧;一男一女两个小鬼,有时为一支铅笔、一个本子吵吵闹闹,超哥又不得不收起哈哈俨然作父亲状,“再吵,再吵,老子打……打死你。”家务事打堆,实在是烦人。不过,超哥却有一个贤慧能干的堂客。有时,超哥为了乡上的什么事拍屁股一走,好久不回来,屋里屋外所有的事就落在她一个人身上了。他如何创作的呢?他堂客对采访者说:要晓得他如何“鬼扯洋筋”,你晚上到窗户边来看啰!

超哥搞了二十年的业余创作。昏黄的煤油灯在窗前熏了十几个年头,后来有了电灯,超哥的哈哈里才少了些煤油味。他只有小学的文化,底子太差,有时心里想得好好的,一到笔下,就面目全非了,真恨不得把笔都甩掉才好。但他舍得搞,每天晚上,都要啃那砖块般的书本,并把白天的所见所闻及生活感受用日记或其它文艺形式记下来,哪怕是“双抢”,也不间断。夜,对超哥来说是多情的,也是苛刻的。一九八二年,超哥的曲艺《一串项链》获省群众艺术创作奖;一九八四年,超哥的《他,另一种改革者》获长沙市文联与出版部门联合举办的报告文学征文奖。超哥也没有辜负夜。

1985.9.22

沙漠上艰难行走的骆驼

——胡启明与他的报告文学

86年10月,在省作协与《文学月报》联合召开的青年文学座谈会上,认识了胡启明。会一散,我便去药王街西区文化馆造访他。和他在一起非常愉快,他能说许多令人喷饭的故事,还伴之以滑稽的动作。他待人热情自然,一见如故。

对胡启明的报告文学产生极大兴趣,是我读了他那篇发表在《湘江文学》82年12期上的《晚霞,在连云山巅燃烧》之后,读了他的这篇报告文学,喻杰将军就真实而立体地站在我的面前了。一个日理万机的中央某部副部长,在七十年代初,毅然还乡,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平江连云山,扛起锄头当起生产队的副队长,当时的工值一天只有两毛多啊。他放牛喂猪,样样农活带头干;建电站,修水利,花光了

所有的积蓄。他到底为了什么呢？“大革命时期，丽江三十几个人和我一道出门闹革命，都牺牲了，剩下我一个幸存者。这钱，有他们的血啊！”喻将军的这几句话，真是感人肺腑。

胡启明采用一种“语录体”的形式，不时地插进自己的独白，把主要事件、生活场景和人物性格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主人公象拉家常般娓娓而谈，不知不觉间，一个革命老前辈的美好灵魂便展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84年底，又在《朋友》杂志上读了他的《红与黑——艾祖信之死》。艾祖信是一个曾经轰动过全国的人物，突然吞大量安眠药自杀，自然是非同小可的事。于是，有人说他“文革”极左，以死抗争；有人说他鸡奸一案，羞辱难耐；有人说他……究竟谁是谁非，胡启明没有人云亦云，更没有贸然下结论，而是把事实一一摆出来，用三个意味深长的“假如”（①假如他在一九六六年死去；②假如他在一九七六年死去；③假如他在一九八三年三月死去。）和一个“终于”（他终于在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二日死去。）作为小标题。让读者明白艾祖信这个“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钢铁战士”是如何“红”起来、时过境迁之后又是如何“黑”下去的。艾祖信死了，汉寿县的人民和领导的争论却没有停止。“艾祖信是极‘左’人物，靠写日记出名的。‘文革’时就投机取巧，拼命往上爬。”“艾老师，在我们石板滩累个死，吃没有吃得，穿没穿得，当了大官也不摆架子。”胡启明在结尾处写道：“要认识社会和人生，对艾祖信这个极其复杂的典型还可进一步探讨。但他毕竟已经死了。中国有句老话：‘盖棺论定’。艾

祖信的棺是盖了，但人论定得了吗？”作者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思索，使之掩卷之后心情久久无法平静。

开始，我以为胡启明是专拣那些大人物，大题材去着笔的，直到最近，我读了他发表在全国各报刊的三十多篇报告文学后，才发现他写的大多是小人物的命运人生。其中有几篇使我很受感动。

如荣获湖南省第三届青年文学作品征文竞赛奖的《一片光明》。曹雅林，这个长沙天明灯具厂的女厂长。十七岁下放沅江，得肾炎，家境极苦。曾企望以死去埋葬痛苦。后回城办厂开张就亏损近两万元。春节前夕，鱼奔深塘客奔家，而她只身背着灯具去沈阳参加全国订货会。没有开会的通知，守门的不让进。她只得蹲在空旷的大坪里，任割人皮肉的寒风撕着一颗破碎的心。然而，她的意志没有破碎。在激流险滩之中，他的生命之舟永远进击。终于，曹雅林的灯具厂在全国争得了一席之地，眼前出现了一片光明。

又如荣获湖南省报告文学征文奖的《一个女人的自述——郭曼云的故事》。一个年轻漂亮的护士，一个终身残废的军人，新婚的第一天，新郎大便闭塞，新娘就要为他用手一点一点地抠啊。生儿育女、上班、家务、无休无止的护理，十几年如一日。怎样去理解这位郭曼云呢？高尚的灵魂，金子般的心。不，这些都显得没有份量。她自己说：“是的，如果说，今生今世，我命中注定要与他为伴，那媒介，也许首先就是对我的幼稚、好奇、女人的本能的同情、怜悯。然后，才是他值得我爱的种种，种种。”也许她自己搞不清哩！

还有发表在广州《南风》上的《不诉说悲凉的既往》，写

长沙市旭华仪表厂的盲姑娘詹樱如何奋发成才；以及发表在《新创作》上的《王晓莉和异型鞋店》等等，都让人过目难忘。

纵观胡启明的报告文学，总觉得有一种压抑不住的情绪。那些小小的人物，他们都不是命运的宠儿。可他们谁也不屈服于自己的命运。在坎坷不平的人生之路上，他们进击、拼搏、向上。跌倒了爬起来，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发出一份应有的光来，我总在想，这其中是不是有作者的影子呢？

果然，有一天胡启明向我透露了他的身世。他是很受过的。九岁上，父亡母改嫁。从此如一叶孤舟，飘流在人生的河道上。为了求得温饱，曾遭过坠崖、毒蛇咬、被淹的险境，三次，都是那条与他朝夕相处的狗救了性命。后来，那条狗又因他而丧生。他与那条狗有着极深的感情，为它修坟立碑，每次回家都要去坟边坐上好久好久，这是一种常人难以理解的感情。

他之所以深深地爱上报告文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报告文学能够直接地表现生活，反映各种人物的喜怒哀乐。然而，他不是隶属于某一个新闻单位，也没有谁交给他一个硬性的任务。写什么不写什么，全凭自己心灵的感受。凭敏感去接纳信息，凭机遇去获得素材。报告文学又是一只特殊的鸟，必须有新闻性和文学性两只翅膀。所谓新闻性，其中首要的一点就是真实，不能象写小说一样任意地虚构。有时，为了一个细节，不知要跑多少的冤枉路。他为了写《红与黑——艾祖信之死》，整整在汉寿县东奔西颠了半个

“观音老母”——左大玢印象

第一次去拜访她，她去参加省人大召开的会议去了，只把一层神秘罩在湖南省湘剧团的院子里。且逢天雨，路泥泞，心中自然有些怏怏，但一想到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的情景，便很快觉得坦然了。

第二次去，恰遇她在宿舍前的坪里与人谈话，侃侃地，语言与辅助的动作均显得麻利。绝没有电视剧《西游记》中“观音老母”那种慢节奏的庄重与飘拂。有人告诉我，那就是左大玢。其实，凭直觉我早就感觉到了。

她的家在一楼，属“顶天立地”之列。我们在客厅里交谈，趁她去倒茶，我用一种颇艺术的目光审视了一下客厅，正面墙上的镜框内，是左大玢放大的半身像，笑里面尽是端庄与慈祥。镜框下面的长长挂历，全是《西游记》的剧照。我一张一张地翻，一张一张地品味，一种异常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

“观音老母”——左大玢印象

第一次去拜访她，她去参加省人大召开的会议去了，只把一层神秘罩在湖南省湘剧团的院子里。且逢天雨，路泥泞，心中自然有些快快，但一想到唐僧师徒去西天取经的情景，便很快觉得坦然了。

第二次去，恰遇她在宿舍前的坪里与人谈话，侃侃地，语言与辅助的动作均显得麻利。绝没有电视剧《西游记》中“观音老母”那种慢节奏的庄重与飘拂。有人告诉我，那就是左大玢。其实，凭直觉我早就感觉到了。

她的家在一楼，属“顶天立地”之列。我们在客厅里交谈，趁她去倒茶，我用一种颇艺术的目光审视了一下客厅，正面墙上的镜框内，是左大玢放大的半身像，笑里面尽是端庄与慈祥。镜框下面的长长挂历，全是《西游记》的剧照。我一张一张地翻，一张一张地品味，一种异常亲切的感觉油然而生。

茶来了外加一盘瓜子。

大概是开水在瓶子里呆得过久的缘故，茶叶在杯子里无力地沉浮。这算不得什么，“观音老母”善意的笑早已点燃了我的热情。我们一边剥着瓜子，一边就不分主次地随意地聊。

“导演怎么就偏偏选中了你呢？”

“机遇。完全是机遇。我曾在湘剧《追鱼》中饰过观音，出场不多。这出戏拍成了电影。当时来录像的杨洁（就是现在《西游记》的导演），发现我演的观音极象，便说：‘将来我拍戏，如有观音，一定来找你。’谁知好多年之后，她真的找来了。”

看得出，她对导演的感激之情。

她虽然上过好几次电影，如在《园丁之歌》中饰老师，在《生死牌》中饰县官的女儿等，但拍电视剧还是第一次。观音的戏不多，可是个贯穿人物，份量重。可以想象，要获得成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好的外貌是个天生的观音。

“在选演员时，大概没人来和你竞争吧？”

“多着哩！只是我占了外貌的便宜。在北影试妆，化妆师王希钟（整个戏的人物造型都是他设计的）对我说：‘你不要试了，你象！’真是有意思，管服装的李大爷反复对我说：‘你太象观音了，越看越象。’”

其实，观音究竟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所谓的象，只不过与书上画的庙里塑的相似罢了。我只是觉得，左大玢是个湘剧演员，在饰观音时，要由戏曲化转向生活化，这